

Pidgin——異語言文化接觸中的一種現象

內 田 慶 市

Pidgin English as a phenomen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UCHIDA Keiichi

Wh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anguages come into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pidgin” appears a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phenomena. In China, people learned the strange English of this kind first in Guangdong in the past and what is called “Yangjingbang English” appeared in Shanghai. Different from orthodox English learning, though it is something temporary that is available within a certain area and class, pidgin and transliteration or phonetic representation has not been distinguished so sharply. In this report, the private opinion of the author on “What is pidgin?” is shown with the major materials about pidgin in modern China.

キーワード：Pidgin, Creole, Language, Contact, Guihua, Han-er-yu-yan

前言

涉及到文化接觸、或文化交涉、文化交流的學問，其研究對象可以是包羅萬象，而最基本的則是“人·物·語言”。就中，“語言”作為文化的媒體最為重要。通常，文化的“交通”都要借助於“語言”。

在談到文化接觸或文化交涉時，其前提是必定有兩種（以上）的文化存在。也就是說，所謂文化接觸或文化交涉，就是“此國文化”與“彼國文化”即“異文化”之間的交涉與接觸。

而“異文化”、“異語言”相接觸時，往往會出現一種現象，那就是“Pidgin”。

這種Pidgin現象，比較為人所知的是19世紀中國的Pidgin English或“廣東英語”、“洋涇浜英語”，但其實Pidgin並非英語所特有。本稿將以中國Pidgin為中心，在敘述其實際情形的同時，對“Pidgin”的基本概念進行探討。

一 Make drama

1996年，讀賣集團巨人（棒球）隊教練長嶋使用的“make-drama”一詞曾引起廣泛關注。長嶋的英語相當有意思，“make-drama”這個詞也是“長嶋式英語”之一，意為“創造反敗為勝的奇跡”，英語圈的人們根本就不知所云。正確的據說應該是“Let miracles happen.”。

其實，不只是“長嶋英語”，日語中類似於此類的英語，即“和製英語”蔓延很廣。這就存在應如何看待這種“和製英語”，它是否屬於Pidgin 範疇這樣的問題。

オーダーメイド (order made) custom-made
スキンシップ (skin ship) physical contact, personal contact
キーホルダー (key holder) key ring, key chain
コンセント (concent) outlet
ガソリンスタンド (gasoline stand) gas station
シャープペンシル (sharp pencil) mechanical pencil, propelling pencil
ホットケーキ (hot cake) pancake
ミルクティー (milk tea) tea with milk
フライドポテト (fried potatoes) French fries
マンション (mansion) apartment
Yシャツ (Y shirt) white shirt, a shirt
ガッツポーズ (guts pose) victory pose
パネラー (paneler) panelist

二 January=吉尼奧利

筆者10年前在波士頓做在外研究時，曾在去大學的公共汽車上看到過一位學英語的中國老奶奶。遠遠地越過肩膀看那筆記，發現那上面寫著“January = 吉尼奧利”等字樣。

此外，周越然在『六十回憶』（太平書局、1944）中也有過這樣的敘述：

內一人請金君將『各得罵人』（Good morning）之西文，寫於小冊子上。金君允可，並再三說明此語之用法云：『只可用於早晨見面之時，下午斷然不可用，晚上也不可用。早晨遇見外國人，彼如此說，我也如此說。彼此請安，互相祝福。』當時余極疑惑，西禮既要『互相祝福』，何故又『各得罵人』耶？余混合中西文字，幼時愚魯，可以想見矣。後來漢文之『頭』與英語之toe（足趾），其顛倒矛盾，不亞於此。他例如『錯』與true（信），『樓』與low（低），『白』與black，『灰』與white（白），『樂』與loth（惡），『茅廁』與mouth（口）是也。（10-11p）

周越然在敘述了一番小時候把中西文字混為一談——如西洋禮儀中本來是應該“互相祝福”的，為甚麼卻要說“各得罵人（Good morning）——”之類的愚魯之後，又舉出了一些中英文同音反義的例子。如：中文“頭”的音在英語中卻代表“腳趾”，此外還有“樓”與“低”、“白”與“黑”、“灰”與“白”、“樂”與“惡”、“廁”與“口”等。

波士頓看到的老奶奶的例子以及周越然的風趣回憶，都是異語言接觸、異語言學習時所常見的現象，問題都是如何用“近似”的語音來傳達不同音韻體系中的語言。其實這同時也與外來語中的“音譯”問題

有著很深的關係。日本的初級英語或初級漢語課中，日本學生用片假名給“I am a boy”注上“アイアム アボーイ”、或給“你好”注上“ニーハオ”之類的也是屬於相同性質。

三 19世紀中國的英語學習與Pidgin

在中國，自利瑪竇以來，代表“彼國”（＝西洋）語言的起初是拉丁語。此後，時代開始從天主教轉向基督教。與之相呼應的，自19世紀初馬禮遜來華之後，英語逐漸成爲了主流。加之鴉片戰爭以後英國（以英國爲首的英語圈國家）在中國勢力的加強，這一傾向就更是日趨明顯。

在這種時代背景的影響之下，中國的英語學習在19世紀以後的香港、廣東開始展開。

3.1. 『紅毛番話』類課本

迄今爲止筆者所見過的最早期的爲中國人編寫的英語教科書是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tudent's assistant, or colloquial phrases, letters &c,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Chinese by SHAOU TIH, a native Chinese student, in the Anglo Chinese College, MALACCA. 1826*，由馬六甲英華書院的“Shaou Tih”（“小德”即“袁德輝”）編寫而成（同時也是外國人學習中文的教科書）。

除這種正規學校的正統英語教科書之外，也存在著只結合貿易實際、追求實用性的“非正規英語”，也就是所謂的『紅毛番話』類課本。

這種『紅毛番話』類課本迄今爲止發現有5種。

- (1) 『紅毛通用番話』成德堂（廣東？）
- (2) 『紅毛通用番話』璧經堂（廣東）
- (3) 『紅毛番話貿易須知』以文堂（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 (4) 『紅毛番話貿易須知』富桂堂（大英圖書館、巴黎國立圖書館）
- (5) 『紅毛買賣通用鬼話』榮德堂（巴黎國立圖書館）

這5種課本雖然存在部分語句的不同，但內容基本相同。

除此以外，大英圖書館還收藏有題爲『大英俗語抄本』（1850？, Or.10886, 56頁）、『Chinese and English』（Or.7428, 74葉）的文本。

在這些課本中，比方說數字是這樣寫的：

- 一 溫（One）、二 都（Two）、三 地理（Three）、四 科（Four）、五 輝（Five）
六 昔士（Six）、七 心（Seven）、二十 敦地（Twenty）、二十一 敦地（Twenty one）

其它詞彙的情形也如下所示：

賣 些林（sell）、洗 嘩時（wash）、坐 薛當（sit down）、睡 士獵（sleep）

走 論 (run)、香 士羊釐 (smell)、淨 記連 (clean)、大 喇治 (large)
麵頭 叭咧 (bread)、麵頭片 多時 (toast)、麵餅 卑士結 (biscuit)
鉛筆 邊臣 (pencil)、通書 阿刺萬匿 (almanac)

課本中所收的基本為“單詞”，但『大英俗語抄本』等文本中也採入了如下所示的“詞組 (phrase)”：

出去 哥區西 go outside
入來 今因 come in
去了 哈哥 have go
上去 哥喔士爹 go upstairs
反轉 丹阿罷 turn a back
過海 哥阿罷思 go a pass sea

3.2. 從『華英通用雜話』到『華英通語』

與『紅毛番話』類課本同時期出版的有英國人羅伯聃編纂的『華英通用雜話』(1843)。該書後來又在日本翻刻為『漢英通用雜話』(青井堂、萬延元年=1860)。而高杉晉作等人坐“千歲丸”號前往上海時的購書目錄上也列有該書的名字。關於『華英通用雜話』的具體內容，內田2001中已有詳述。與『紅毛番話』類課本相比，該書的特徵在於不單純採用與英語發音近似的漢字來注音，而是用叫做“切”和“合”的“反切法”進行了系統性的、科學的闡述。

此後，出現了日本也由福澤諭吉翻刻的《華英通語》等文本。

『華英通語』的各種版本以及屬於『華英通語』系統的文本，筆者至今所見的有以下幾種：

- (1) 『華英通語』(咸豐乙卯=1855)，協德堂藏板(東北大學藏)
- (2) 『增訂華英通語』(萬延庚申元年=1860)，快堂藏板(關西大學增田文庫藏)
- (3) 『華英通語』(咸豐庚申=1860)，西營盤恆茂藏板(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 (4) 『華英通語集全』(光緒己卯=1879)，藏文堂印(耶魯大學藏)
- (5) 『華夷通語』(光緒玖年=1883)，新嘉坡古友軒藏板(大英圖書館藏)
- (6) 『新增華英通語』(光緒丙申=1893)，文裕堂(大英圖書館藏)

與前文所述的『紅毛番話』類基本上只收錄單詞(詞彙)的情況相比，這些文本還採入了“二字類”、“三字類”、“四字類”、“長句類”、“單式類”等詞組、句子和固定書信式(所謂尺牘類)等等。

3.3. 『英話註解』『英語集全』『英字入門』『英字指南』等

除了『華英通語』以外還有下列幾種英語課本。

- (1) 『英話註解』(1860)
- (2) 『英語集全』(1862)
- (3) 『英字入門』(1874)
- (4) 『英字指南』(1879)

這些是當時在中國經常被使用的教材，前文中提到的周越然1944也有這樣的文字：

余十一，十二歲時，於誦讀左氏傳之暇，常常偷看家藏之木刻本『英話註解』。此書作者之姓氏，余已忘之矣，但確知其為廣東人。書中單字簡句皆有翻譯，且有注音。余在一年以內，每日自己上新書，自己溫舊課，將全書強記無遺，以為英語之全程畢矣。(9p)

之冬，余於無意中購得『英字入門』一冊，著者上海人曹姓。余從卷首起，朝夕自習，不上半年，全書畢矣。(11p)

另外，在『英話註解』的掃葉山坊書坊的序言中寫道：

英話註解一書，久已膾炙人口，厥後續出英字指南，英語集全，英字入門等書。

這些書的內容和『華英通語』等書大致相同。189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它們的最早的出版物『華英初階』和『華英進階』，後來陸續出版了很多英語課本和英文雜誌，這都是在這些初期英語學習書的基礎上而成的。

3.4. Pidgin

上述的『紅毛番話』『華英通語』等用漢字（主要是廣東音）來標注英語的讀音一般認為都是Pidgin。在上海的“洋涇浜英語”中有“康姆=come”、“谷=go”、“也司=yes”、“雪堂雪堂=sit down sit down”、“發茶=father”、“賣茶=mother”等，在『循環日報』的文裕堂的廣告中有“法士卜=first book”、“昔近卜=second book”等，這些也都被看作是Pidgin的典型例子。

但是，如果這些都被看作是Pidgin的話，那麼在現代漢語中的外來語，比如說“可口可樂”、“的士”、“巴士”、“卡拉OK”、“奧林匹克”等也可能成為Pidgin。也就是說，“音注”、“音譯（詞）”“Pidgin”之間沒有區別了。如果說“音注”、“音譯”等於“Pidgin”的話，那麼日語中所有用片假名寫的單詞就都成為“Pidgin”了。下列的這些用中國的漢字來表示日語發音的詞也都不能不看作是“Pidgin”了。

- 一 丟多子（ひとつ） 七 乃乃子（ななつ） 冷 三字水（さぶし）
- 貴 他個水（たかし） 那裡去 陀姑侈姑（どこいく）
- 久不見 何面凸辣水（おめづらし）
- （薛俊『日本考略』『日本寄語』寄語＝譯語）

我 我裡（おれ） 妻 阿賣兮（おまい） 親類 新雷（しんるい）
少年人 華蓋首（わかしゅ） 善人 揺革許多（よかひと）
（候繼曾『日本風土記』）

請問尊姓 拊啞息以美滑（ゴセイメイハ）
請問台甫 阿那他諾 啞那麥以那泥（アナタノ ヲナマイナニ）
你能操華語否 阿那他 希那諾 誇託拔 哈那希麥司卡（アナタ シナノ コトバ ハナシマスカ）
（陳天麒『東語入門』）

Pidgin，或者jargon到底是甚麼？”關於這個問題有下列說法：

Pegeon-English is the well-known name given to that unique language through the medium of which business was transacted and all intercourse exclusively carried on between the 'Western Ocean' foreigner and Canton Chinese. (W.C.Hunter, 1882; 'FAN KWAE' at Canton, 60p)

On the other hand, the shrewd Chinaman succeeded in supplying this absence of the knowledge of his own language by cleverly making himself familiar with sounds of foreign word, and conforming them to his own monosyllabic mode of expression, at the same time using simple Chinese words to express their meaning. He thus created a language, as it may be called, deprived of syntax, without the logic of speech, and reduced to its most simple elements. (同上61p)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how it originated and has grown into use; mode in which the Chinese learn English;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in common use between foreigners and Chinese.

Thus they do by staying in hong, shops, and other places where foreigners resort, and are soon able to express their ideas in the jargon called Canton-English. (Williams 1836:Chinese Repository; 428-435p)

這裡所說的是jargon或者說Pidgin指的是爲了西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交流而產生的一種發音近似、句法有限的、不合邏輯的，最簡單的凝縮的語言要素而成的語言。

筆者也曾經將Pidgin定義爲：

由於語言的接觸而產生的，“有限的詞彙和音韻”以及受到母語語法的影響而將對方語言中規範的語法、句子結構等進行簡化而成的語言。（內田慶市2005，95p）

下面舉幾個具體的例子來看：

我不看你。 I no see you.
你要多少。 You want how much.
你幾時走。 You go what time.
不要忘記。 No want forget.
不能進城。 No can inter city.
你甚麼時候來。 You what time come here. (『英話註解』)

Velly well.

Chin-chin, how you do? Long time no hab see you.

What thing wantchee ?

Just now no got. I think Canton hab got velly few that sutemeet.

Two time before my com, no hab see he. (Williams, 同上書)

除此以外，在Charles G. Leland 1876: *Pidgin English Sing-Song* 和Giles 1900. *Glossary reference on Far East*. 等書中也收錄了一些典型的Pidgin的例子。

像下文中的例子也可以被看作是典型的“Pidgin”或者說“jargon”

Taksan (=沢山) years ago, skoshi (=小子) Cinderell-san lived in hoouchie (=おうち) with sisters.

(ずっと昔、小さなシンデレラは、姉妹と一緒に家に住んでいました)

(田中春美等『言語學のすすめ』大修館書店, 1978, 161p)

總之，筆者認為，Pidgin的範圍應該盡可能地縮小（狹義的Pidgin），就是說，一方面，Pidgin是受到母語的影響，在一定範圍內使用的，有著有限的詞彙、音韻和簡單化的語法的語言。另一方面，Pidgin並不是個人的誤用，而是具有某種體系的語言。因此，筆者認為上述的中國的英語學習書和“洋涇浜英語”現象應該屬於“音注”、“音譯”的範疇，而不是Pidgin。

周振鶴先生關於這個問題在「如何認定Pidgin English」(『或問』第10號, 2005, 169~170p) 中寫道：

- (1) 不但是在語法層面上，在詞彙用法（詞法）層面也可以辨別是否是Pidgin。
- (2) 在語音層面正式的英語音譯和Pidgin是有區別的。
- (3) Pidgin的漢字注音並不全是音譯。
- (4) Pidgin是用來說話的，不是用來書寫的。雖說早期中國式的Pidgin教材是使用漢字來編寫的，但是『英話註解』是由懂得英語的人來編寫的，所以Pidgin也使用了英語的單詞來記錄。當聽

非母語者說話時，最重要的是關鍵詞，而不是語法，這也正是Pidgin的最大特點。

筆者對周振鶴先生的大部分觀點表示贊同，特別是對（4）所持的意見完全相同。但是，對（1）-（3）有若干意見並不相同。

首先是對（1），周振鶴先生認為在“詞法”層面上也可以區分正確的表達和Pidgin，作為例證，舉了形容詞比較級的例子。原文見於『英語集全』（唐廷樞,1862）：

廣東番語亦有三等之分，但更字俱說麼字，至字俱說稔巴溫，則如長字說郎，更長說麼郎，至長說稔巴溫郎，短字說失，更短說麼失，至短說稔巴溫失，如此之分，今番人亦有多曉（卷四,12a,眉批）

周振鶴先生把這個看成是“詞法”上的問題，而實際上這也是“語法”上的問題。也就是說，這是受到漢語的影響而產生的錯誤用法，與前文中的『英話註解』的Pidgin沒有不同之處。

關於（2）和（3），的確在『英語集全』中能夠看到與“廣東英語”（Pidgin English）不同的發音記錄。

比如說，在『英語集全』中像下面那樣的記述隨處可見：

五 five 快乎 廣東番語說輝
七 seven 些墳 廣東番語說心
九 nine 乃吾 廣東番語說坭
一半 one half 溫蝦乎 廣東番語說溫哈
樣子 shape 涉 廣東番話花臣
別個 other 極打 廣東番話拿打
要 want 灣地 廣東番話灣治

（書腳所註俱是廣東番話）

呢的係乜野 What is that. 喝衣士撻 喝丁
我有事 I am busy. 挨獸卑西 挨合吉卑剪

這些周先生認為是正規的英語的發音標記，即“音譯”和Pidgin的發音標記的不同點。也就是說，前者是正式的讀音（拼讀），後者是“被簡化了的大致的發音（簡省的大致模仿）”。這種說法大體上來說是正確的，但是，shape與之相反，後者是比較複雜的（由單音節變成了雙音節），want等詞的發音標記中“地”與“治”的差別也不是很大。

另外，周先生認為大部分的語尾是-ll的單詞都用帶有-um讀音的漢字來標記，這是Pidgin的發音標記的一大特點，比如說call的正規標記是“哥釐”，而Pidgin標記為“歌林（lum）”；kill正規標記是“驢釐”，Pidgin標記為“其林”。筆者舉的例子“些林”也是同樣的道理。

這個也是比較合適的看法，但是正如周先生自己所說的那樣，不管是哪一種標記都無法表示出“正確的發音”。用漢字來標記英語的語音本身就有其局限性，日語也是一樣，不管是用「バイオリン」還是「ヴァイオリン」來標記，都無法將英語的語音完全再現。

另外，即使知道了“廣東番話（語）”和“正規發音的漢字標記”有所不同，可是它並不是在所有的單詞、詞組和句子中都有一一對應的關係，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得到解決。

不管是用甚麼樣的文字記錄，使用的是哪一種語言才是最大的問題。即使是音注、音譯，如果是把它作為對方的語言來使用的話，也可以叫做Pidgin。也就是說，作為漢語，說“我吃多時（toast）”的時候，不是Pidgin，而是音譯詞。而說“I eat 多時”時，“多時”可以看作是Pidgin。「私はコーヒーを飲む」的「コーヒー」是外來語、“I drink ko-hi.”是Pidgin。

用下列漢字表示英文時，可以認為是Pidgin。

生發油買來賣去 Thank you very much.

雪堂雪堂 sit down sit down

四 Pidgin Chinese與Creole Chinese

4.1. “軍隊支那語”等

這些可以說是日本所背負的“負面遺產”，在中日之間那個不幸的時代裡，存在著下述這些被稱為“軍隊支那語”、“沿線官話”的“古怪的漢語”。

ニーデ、トーフト、イーヤンデ、ショーショー、カタイカタイ、メーユー？

（你的豆腐一樣的少少硬硬沒有）

ニーデ、チャガ、ダイコン、ナカ、トンネル、ターター、ユーデ、プーシンナ！

（你的這個蘿蔔中隧道大大的不行呢）

トンネル、メーユー！（隧道沒有）

（『國語文化講座第6卷國語進出篇』朝日新聞社,1942,136p）

你的這個我的進上 （おまえこれを私にくれ）

我的（オーデ）米西米西（メシメシ）幹活計（カンホージ）（私は飯を食べる）

你的（ニーデ）慢慢的（マンマンデ） （おまえ待ってろ）

你的（ニーデ）快快的（カイカイデ）走ラニヤ不行（プシン）ジャナイカ

（安藤彦太郎『中國語と近代日本』岩波書店,1988）

這些是當時在滿洲和軍隊之間的一定範圍內使用的漢語，可以歸入Pidgin一類。游如傑所說的“洋涇浜協和語”也是如此。

優秀大型貨物船熱田丸大連著

日小鐵工業滿洲移駐

日郵便業務協定修正（游如傑『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66p）

4.2. 克裡奧爾語（Creole）化的漢語——“漢兒語言”

漢語史上存在一些受到蒙古語、朝鮮語、滿州語影響的漢語，比如『元典章』和『元版孝經直解』、或者是『老乞大』與『朴通事』、還有『清文指要』、『清文啓蒙』等等。太田辰夫曾將此稱為“漢兒語言”，其特徵如下。

朝鮮的漢語教科書類中含有很多現代的我們看來會覺得不自然的漢語表達。其語法特徵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 ①SOV 語序 … “些少漢兒言語省的”、“學他漢兒文書怎麼？”
- ②多用後置成分 … “我漢兒人上學文書”、“你誰根底學文書來？”
- ③使用特殊的文末詞 … “是漢兒人有”、“不是好弟兄那甚麼？”

從特徵①和②來看，這是在中國大陸的北方包圍在漢語周圍的蒙古語、維吾爾語、滿語、他們的母語朝鮮語更是不用說，等等的“阿爾泰語言”所具有的語法。因此，太田辰夫（1954）認為這是在北方中國長期進行的語言接觸所帶來的結果，漢族、北方各民族將這種詞彙來自漢語、語法以阿爾泰語為基礎的 Pidgin-Chinese（或稱為 Creole-Chinese）當作一種通用語言，稱其為“漢兒語言”。越是在早期的文獻中，這種“漢兒語言”的因素也越濃厚，隨著時代的發展反而呈現出一種逐漸回歸為普通漢語的傾向（古代文字資料館、愛知縣立大學 <http://www.for.aichi-pu.ac.jp/museum/pdf/chosenshiyou.pdf>）。

實際上，這種資料中有很多賓語放在動詞之前的句子，還出現有像“疑問詞（並非不定指，本來的疑問的意思）+ 嗎”這種明顯是受到阿爾泰語影響的用例，如下列例句：

厭煩的規矩有麼。（『清文啓蒙』）

我不感的理有麼。（『清文啓蒙』）

你在這裡作生意有多少年的功夫嗎。（『你呢貴姓』）

家有多少天的地嗎。（『你呢貴姓』）

橋本萬太郎在『言語類型地理論』（弘文堂,1978）一書中，將以介詞結構和修飾結構為中心的句法的由順行到逆行的推移作為例子，明確地指出，現在的北方漢語是受到阿爾泰語系的影響而發生了一種變形的語言。“漢兒語言”正是這樣一個典型，或許可以說是克裡奧爾（Creole）化（Pidgin經過發展，作為母語而固定下來的語言）的漢語。

當然，如果將“你吃飯了嗎？”說成“你飯吃了嗎？”的話，通常被認為是“誤用”，而與此相反，

“我羊肉不吃，吃牛肉。”則能成立（朱德熙『語法答問』,1985, 2~3p）。還有，即使是“你去哪兒？”、“你到哪兒去？”以及“你哪兒去？”全都可以說，“我去北京”與“我到北京去”也都成立，但是“我北京去”這種說法卻不被認可。這些事實是否全部都能用這種“阿爾泰語化”的觀點來解釋，尚有討論的餘地。

五 小結

日本有一種被稱為“變體漢文”的文體，朝鮮也存在著一種叫做“吏讀體”的文體。金文京將“變體漢文”作了如下分類：

1. 記述者本打算用正規的中文來寫，但是由於他的漢語知識不全面，以至於寫成了這種怪異的文體。
2. 與1相同，其錯誤中無意識地反映出記述者母語的語法體系與詞彙等。
3. 有意識地使用2中無意識反映出來之處，用本國語言的語法、詞彙將漢文變形。
4. 將漢字作為表音文字，而用本國語言來記述。

（「漢字文化圈の訓讀現象」『和漢比較文學研究の諸問題』汲古書院，1988,184p）

其中第2類正符合Pidgin的定義。第3類如果作為對方的語言而固定下來，就成為克裡奧爾（Creole）語、也就是“漢兒語言”。

總之，“Pidgin”是異語言接觸的一個典型現象，作為“文化交涉學”的領域之一，或者是在英語學習史、中國語史、中國音韻學、方言等方面，“Pidgin”今後都將成為更加深入探討的課題。

〈参考文献〉

- 內田慶市『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關西大学學出版部，2001
——「十九世紀的英語資料與漢語研究—以筆者發現的『華英通語』的新版為主」，『或問』第9號，2005
周振鶴「如何認定Pidgin English」，『或問』第10號，2005

